



北史  
九



リ 8  
1735  
199



U8  
1735  
199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崔鑒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  
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  
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  
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  
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卒  
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

新嘉坡圖書館  
此係八年明治  
所購山田一人  
所購以贖資一  
氏書圖

氏書圖



及古則 尾長

位終常山太守合弟秉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爲定州秉爲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秉從行招致仕俠以爲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秉奔定州坐免官大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

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爲御史劾遇赦免仕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卽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平陽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

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季通弟季良  
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  
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  
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  
守贈并州刺史鑒兄櫛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櫛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  
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  
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  
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  
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  
要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

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  
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  
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  
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  
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  
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  
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  
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  
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  
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入州陷賊歛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

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蕪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人各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臣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軼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

模弟楷楷字季則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  
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  
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  
語曰莫德郁買楷反懈狐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頗遭水害楷上疏導之  
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  
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  
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弟四女  
第三男夜出旣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  
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  
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  
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

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  
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爲行臺  
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劉  
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  
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  
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  
師長史以功進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  
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  
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  
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周保定  
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

總管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太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刺史曠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問因顧騎士執而鑱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

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馘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莊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

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鄆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旣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旨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



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  
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  
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  
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  
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  
懼之皆曰美弘度太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  
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  
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  
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  
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  
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  
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

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  
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  
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  
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  
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  
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  
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  
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頗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  
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  
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  
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

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爲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儵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巔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

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弟以求遷叙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銜求進竊以

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嘗稱州號以示優禮卒  
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  
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齊追奉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  
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  
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  
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志一無  
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  
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  
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  
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  
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

酈道元都督河間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  
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孝  
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又  
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章武王融以  
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  
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爲逆遂  
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尚書  
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  
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  
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卽此人於元又  
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旣至景儁  
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

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歊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辨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侍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秋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

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旣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卽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屢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剏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瞻有應

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畧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

叛惟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帝養爲已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責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

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正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穎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

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庚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於庚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

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有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旣主昏於上人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冀申熒燭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

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羗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題于碣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偉

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樞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氏乃安教其人種植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卽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

不如右府一長史斯憑甚以爲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綰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



問昂昂曰亦既官煖須斷人寵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  
爲寵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  
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陵邢邵散騎常侍魏收  
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  
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  
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荅天意帝爲歛容後攝都官尚書上  
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  
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  
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  
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琚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  
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  
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

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椎繩大  
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齋侯景鐵券告徐  
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  
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  
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餽藏小吏因內臣投書  
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成得情告者辭  
窮竝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  
郡幹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  
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九卿以上陪集東宮  
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  
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  
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卽拜爲真未幾

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浹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俠侍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

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閭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介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卒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持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

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秘書中散在內謹敕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御史

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

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

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

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  
傾崔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  
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  
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  
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  
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  
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  
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  
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  
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賾賄事爲御史所劾會  
赦不問武成居蕃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  
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

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  
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  
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  
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持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  
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  
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  
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稟  
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  
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  
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  
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  
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逃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並

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  
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  
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  
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  
護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  
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  
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  
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  
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  
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  
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  
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

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  
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  
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爲廷尉  
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  
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爲  
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爲書生避地敦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  
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  
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  
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  
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

仍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  
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遲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  
論之際邵遂毀遲文襄不悅謂遲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  
此癡人也遲曰子才言遲短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  
慎之叛僞與遲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遲文襄苦救得止  
遷御史中尉選舉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糴嵇暉鄺伯偉  
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遲威勢諸公在坐  
朝令遲後通名因遇以殊禮遲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  
分庭對揖遲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  
公少留遲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  
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遲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  
避之遲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

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恒并州刺史尒朱渾道元冀州刺史  
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遲奏設  
科條篇沙門法上爲昭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  
神武握遲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  
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遲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  
語遲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  
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  
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遲一人謹奉明  
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  
襄亦催遲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遲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遲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  
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遲爲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

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歛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歐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

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並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末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旣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

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譙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綰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温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迴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迴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暹兄謀開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概爲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開敞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栢旣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



爲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末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鑿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爲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以深遠奕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以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一節季倫受分庭之

焉  
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終

華川中鳳園  
氏書館藏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華川中鳳園  
氏書館藏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弟子聚  
瓌曾孫德饒 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子士謙

李喬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總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  
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麇中太  
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  
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  
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

爵爲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  
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悅  
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  
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  
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羸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  
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  
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慟旁人而  
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  
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  
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

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  
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  
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  
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  
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  
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  
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  
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僑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  
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  
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  
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

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縱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

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父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万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歛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

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曹郎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宰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侶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侶等慚遂讓爲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尚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介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

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哺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

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于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副使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褰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

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  
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  
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  
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  
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  
繪欲修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  
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  
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  
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於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  
城西駐馬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謚恃其弟暹  
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

便入海下官膚體疎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  
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  
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  
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  
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  
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  
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  
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  
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  
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  
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  
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朓來聘勞之朓問安平諸崔緯曰

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此徐州刺史謚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磔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等人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

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時秀之等竝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竝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塋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



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  
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  
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  
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絺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  
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  
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  
盜蠶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  
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卽相率歸  
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  
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  
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

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  
崇徹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  
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  
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圍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  
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  
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  
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竝行於世公緒旣善陰  
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  
行公緒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  
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  
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

為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為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滌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為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

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昏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就去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王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万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尅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為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

之以順爲太守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軍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

滅對曰臣嘗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旣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

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

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敦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于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楊州刺史淮

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  
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婿安樂王監據湘州反靈太后謂監心懷劫  
脇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希遠子祖俊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  
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長  
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  
史謚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  
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  
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卽  
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公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  
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賊賄公籍坐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勳性  
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卽祖

勳妻姨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自少  
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  
為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卿祖勳第三弟  
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  
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  
彥之反公統為之謀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  
行賅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梃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  
博涉經史文藻富瞻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  
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  
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  
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  
儀同三司謚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

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  
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  
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  
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  
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  
勣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  
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  
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  
弟竝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  
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  
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

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  
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  
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  
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  
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  
候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  
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  
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  
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  
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  
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

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任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敦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弟罔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籍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

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憚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

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旣開門

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啟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重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



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  
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  
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  
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卒之  
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  
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躋女高明婦人  
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  
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  
安人安上竝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  
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  
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

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  
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  
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  
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  
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爲中書  
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  
卽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  
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  
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  
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

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  
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  
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  
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  
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饑流散豪  
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  
起於此矣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  
有功於人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懽慶皆爲朝  
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擿親往  
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  
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侄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

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涉獵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  
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  
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  
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  
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  
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  
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  
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  
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  
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  
公騎寶夤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

為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場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場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竝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

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

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  
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  
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  
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  
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  
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  
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  
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  
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  
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  
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

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右左  
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  
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  
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  
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  
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  
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  
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

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

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員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

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扉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

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

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

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有十二卷爲璠等辨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霄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

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序耳諸君何爲輕自媒銜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文典與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謐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髻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



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  
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  
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  
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  
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  
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  
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  
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  
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  
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

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  
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  
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  
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  
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  
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  
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大生子  
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  
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  
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  
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  
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鮫爲黃熊  
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獫彭生爲  
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  
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  
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  
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  
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  
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  
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  
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  
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  
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

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  
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于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  
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  
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  
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  
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氏  
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  
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閒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  
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  
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  
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

有男子五人輯是茱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黃茱字季黃勁字少  
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  
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  
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克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  
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  
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  
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義深事列于後勗  
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彥祖頤生總系曾各有  
令子事竝列於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纘襲閣纘字緯業位太尉祭  
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  
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喬字伯徽伯父秀林小名楹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

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威爲名以母  
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喬  
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  
杜洛周侵亂州界喬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  
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喬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  
所滅喬仍事榮尔朱榮禽葛榮遂繫喬及高昂薛修義李無爲等  
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  
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尅  
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旦襲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竝以學業自  
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  
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

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卽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旣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

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竝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愔族叔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暎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暎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爲害仲旋示以威惠卽竝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爲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兗州刺

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竝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彞位阜城令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救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

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余朱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歛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余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刺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宣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

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異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權戶口增損

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竝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矢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還

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於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蕞字彥鴻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蕞從兄子朗才辭蕞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竝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侔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闕駟

劉延明

趙柔

西川中鳳  
氏書商印

及古易 卷五

北史卷三十四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以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

晉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部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賵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秘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

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和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巖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彊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和敗遷侍中梁軍王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王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

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又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閻諸車子皆驚閻本名驢浩乃改爲閻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卽位徙崇光宮閻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閻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閻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閻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

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

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竝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鎮北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遣

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爲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自

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閻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閻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閻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閻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

閻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初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唯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閻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廻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

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疎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於家謚文貞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右勅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氏氏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於仇池令溫子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旣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難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糶刃得利六糶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

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餽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解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旣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時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

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鮓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鮓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



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  
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  
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  
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牴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  
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  
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  
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  
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  
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  
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  
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

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  
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  
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  
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  
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  
醢醬調美見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  
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  
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  
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  
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  
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

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

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欵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太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示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上文華才堪著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郎引與同

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臥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涼父玳竝有名於西土玳位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

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梁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書白日且然夜何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

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竝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黷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阜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

是乎在詔曰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  
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  
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  
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  
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  
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  
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採佛  
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為當時俊僧所欽味  
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為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  
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

所成並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  
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  
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  
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因不前  
達士人徐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為  
訢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  
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  
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  
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  
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  
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

略西奔梁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廢每聞  
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  
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  
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  
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爲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  
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  
公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  
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  
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  
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  
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殺  
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

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  
道孝莊卽位除左兵中軍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  
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  
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  
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  
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  
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  
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  
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  
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  
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竝皆聞  
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

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  
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寇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  
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  
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  
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  
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  
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  
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  
與之相似於是啟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  
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但太保  
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  
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賊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  
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  
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  
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  
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  
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  
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  
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  
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

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收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

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叅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徃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



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與少府覆檢主  
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  
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  
素又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  
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  
將舍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啟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  
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  
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  
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  
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  
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

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  
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  
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  
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  
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結交託廐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廐  
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  
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  
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  
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遣李獎  
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命其末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  
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  
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

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訐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瑒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燉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則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効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

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璧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平北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

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  
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  
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  
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  
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  
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  
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  
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  
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  
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老篆意也悅弟靜

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  
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駭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  
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  
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  
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覲言篆之法倉  
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  
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

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輒求  
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  
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  
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  
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  
也脫蒙遂許與省百代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  
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  
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  
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與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  
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  
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

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不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  
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  
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  
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  
世一時肇旣聿修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王幼之年  
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臣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  
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  
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  
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鬪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  
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  
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

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正全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終



